



朱航满 著

书与画像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书与画像
朱航满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与画像 / 朱航满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336-7655-1

I. ①书… II. ①朱…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3364 号

书名: 书与画像

作者: 朱航满

SHU YU HUAXIANG

出版人: 郑可 策划编辑: 何客 责任编辑: 何焕生 特约编辑: 何志伟
责任印制: 何惠菊 美术编辑: 吴亢宗 封扉设计: 刘运来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63683010, 63683011, 63683015

排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 (0551) 6445694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

字数: 27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7655-1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孙郁

我偶然在网络上读到朱航满的文章，是谈孙犁、邵燕祥的，印象很深。读他的文章，仿佛彼此早已是老朋友，内心有着深深的呼应。在学术与创作间有一个地带，类似旧时的小品笔记，介乎于书话与诗话之间，朱航满的文字属于此类。他的作品都不长，谈论的人物与图书很多，兴趣广泛得很。有趣的是他喜欢的对象有时在情调上相反，观点亦相差很大，但都能体贴地描述着，没有隔膜的地方。读了他这本书稿，第一感觉是文字是很有才情的，把批评、随感融为一体，不像一般学者的文字那么八股调。接着就有凝重内省的思想逼来，很有力量，有的读后难忘。这是本纯情的思想者的书，可在闲暇时作为消遣，但决非读后掷去的什物，像深夜里突听到笛声飘来，在它沉寂的时候，你还会总惦记着它，希望在什么时候再响起来。那个幽玄而清新的旋律，倒是可以驱走我们独处时的寂寞的。

现代以来的学术分工，给文章带来不小的戕害，都从职业的角度言说，把丰富的存在窄化了。朱航满的作品是反抗职业化的自由之作，指点江山，笑对天下，就多了性灵的东西。而且他的思想活跃得很，记录了近三十年间文学与学术的痕迹。比如对鲁迅的理解，起点很高。他这篇谈曹聚仁的文章，就很有特点，自己似乎也染有了现代文人的气息，精神是散淡和深远的。议论时弊的时候，笔下有批评的勇气，见识正合胡适的眼光。讨论当代文人和他们的作品时，是心与心的对话，乃内心要说的情思，真诚而热烈。他行文带有感情，远离空灵，能切实地领会别人的世界。这是有暖意的文章，曹聚仁先生当年看重这些，而应者寥寥。此后遂难见类似的文字，我以为他是有这样的精神的。

文章写出来，有为己与为人之别，也有在己与人之间游荡的。这使我想起法国的蒙田说过的一句话，意思是不仅要表达自我，关键是在文字里要充分理解他人。理解他人，不那么容易。鲁迅就说我们中国人很少想到“他人的自我”。专制主义与民族主义，都是没有“他人的自我”的概念的。所以，现代以来的好文学作品，在境界上给我们惊奇的，都是远离主奴意识与大中华主义的。我有时想，大凡拒绝此二点者，都是可亲近的吧。朱航满就是个可亲近的人，不仅有文章在，还有他的为人。记得在鲁迅博物馆讨论鲁迅研究的作品时，他有一个发言，厚道的语气给我很深的印象，许多话说得让人心热。没有俗气，还能和不同的观点交锋与辩驳，在气质上与“五四”的文人有些接近。虽然身处红尘，却无庸人的谬见，总是让人感动的。

“文革”之后，文伤于慍怍，戾气淹没了常理。唯张中行、汪曾祺、邵燕祥等保持了智性之光。王小波之后，文风朗健者多了。一是觉得比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洒脱，没有道学的痕迹，扭曲的心态少于前辈。二是他们主动回到鲁迅、胡适那代人的基点，重新审视我们的世界，不再是一个思路和一种观念的演绎，精神是包容的。回想我在朱航满这个年纪，还像个奴隶，脑子在套路里，只会学说别人的话，没有自己的声音。现在，在一个敞开的世界里，心可以直面着什么，不必害怕，相信个性的张扬才是读书人的路。虽然大家知道这条路还是长长的。

在这本书里，作者谈到叶兆言的《旧时人物》，推崇有加。这大概能透露出内

心的一隅,那就是对儒雅而纯粹的书斋生活的体认。叶兆言的书香气令作者倾倒,他似乎从中看到人物漫笔的描写的价值。我们当下的写作日益粗鄙,有趣的文章还太少了。于此同时,他对董桥、聂华苓、王元化的关注,大概都与此类心态有关。远远地看着他们,并不成为对象世界的一员,也因为这个距离感,使他没有定于一尊,思想是跳跃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可驻足的地方,不在一个平台上。

他说自己最喜欢的是鲁迅,对孙犁的书亦有感觉。都在证明作者的情感底色是什么,也由此隐隐地猜测到他对苦难感的态度。不过他似乎不愿意沉浸在苦涩的记忆里,思想是飞翔状的。他的好处是兴趣广泛,不被一个思路圈住自己,意识到摆脱人间苦楚有无数种路。相比较而言,他对性情的学人有种认可感,而对当代作家,似乎挑剔得很,原因也许是后者过于枯燥和乏味。读书之乐其实就是思考之乐。逃之于嚷嚷,安之于静静。书读多了,都会有这样的体验。

朱航满让我为他的书写几句,我很有些尴尬,因为他说的这些话,已使我看后无话可说,自己已不能讲出什么新的东西。为人作序,难免有作秀的一面,我其实不止一次这样了,说起来真是惭愧。不过,相信不仅我这样的年龄的人会喜欢他的书,许多更年轻的朋友也会注意到这本趣味横生的随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眼光。“五四”以来形成的文体,其空间还是那么的大。那长长的路还没有走完的时候。只是有时弯曲,有时笔直,有时隐秘。好的文章,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是没有,只是我们有时没有看到而已。

2008年11月9日,北京

序 二

李静

本书的作者朱航满君，是个极有趣的人。有趣不是因为他看起来宽容又诙谐，而是相反——他苛刻而严肃。任何品行只要走到了极端，皆会成为有趣的源泉，苛刻和严肃更其如此。话说七年前与朱君相识，是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一次讲座之后，他跟我打的第一声招呼，便是一个谴责。原话记不清了，大意是说：我的文字他一直读，印象颇不坏；但自从某日看到某人编的一本哗众取宠的书，印象便坏了——因那书收了我的一篇文章，可见我已默许并参与这哗众取宠的行为，这实在是……“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在那个正午的大厅里，这学生男孩直视着我，神情是那么稚气、严肃，目光是那么清亮、急切，就像发现了透明玻璃杯上的一块污渍，痛心而急欲擦去。不知为何——许是他的洁癖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功效罢，我不愿失去这读者，便告之以实情。他紧皱的眉头慢慢松开了，杯子似已重归

透明……可是，没有完——临别，他谆谆告诫我：“以后小心点啊。”

以后，渐成文字上的君子之交。正所谓“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那眼里不揉沙子的，生活难免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七年的时光过去，原来那个心直口快的愤怒青年，被命运安排去做了一名案牍劳形的小吏；文风也由原来的火气外露，变得知人论世，旁征博引，平心静气，娓娓道来。这其间笔趣的迁易，隐含了他多少自我的搏斗、磨折的降伏，我虽知之不详，却也了解若干。也正因此，我不敢小觑他的文字，因为它们活生生的，是意志与热诚的凝结——看似采菊东篱，其实猛志常在。

航满读书胃口好极，单看他的议论对象，就可知道——既通现代掌故，又搔当代痛痒；既解金刚怒目，又爱菩萨低眉；既喜雅士之趣，又怜草根之难……貌似什么都谈得，什么都感冒，那嘴刁而老道的读者，恐怕是要起疑心了。但细究起来，他的阅读和写作却有一极清晰的指向，那就是对精神友伴的寻求，对不安灵魂的安放——就像荒野上的夜行人，每遇一星光亮，便宝贝似的拢在怀中，天长日久，那聚合的光热已足以暖其心胸，启其性灵，让他自己也成暗夜中的一粒火。可这种自我的启蒙与救赎，却不以庄严布道的表述出之，而是敏捷、松弛、自然、得趣，随想随写，抛洒性情，从心思到语言，无不追迹他所倾慕的先贤。

航满本是学历史出身，后来转道文学，但史家的笔调和趣味已成了他的底色。因此他的读书随笔虽多涉文学与文人，却极少从形式和品质的方面去作审美批评，而是叙述事实，查究谱系，提供世情的知识，勾勒命运的轨迹，从别一向度上，弥补文学批评在历史感上的不足。当此文学及其批评日渐式微之际，航满的这种写作，或许不失为一种重燃读者兴趣、扩展批评空间的方法。但是，我总怀疑这历史化的阅读和写作是一柄双刃剑。专注于事实肉体的描绘，会不会降低对精神气息的敏感呢？浸淫于中国文人的空气和习性里太久，关切与思考的天空会不会变矮呢？当理解和认知一个客体时，能否超越于一己的习惯和趣味呢？当迅捷而庞杂的文字从笔端涌出时，能不能用力雕刻它们，使精神的轮廓更其强烈、自我的天性更被认出呢？这是我想问航满、更想问自己的。

读完这本书，也就重温了一个人跌跌撞撞的成长，以及在这成长的岁月中，他

对孤独洁净的精神战士从未更改的陪伴之情。此情深重，出于赤子，或将随着航满行脚之远而慢慢蕴蓄积压，直至火山喷发。作为朋友，我盼着他光焰万丈、予人热能的那一日到来，但并不着急。先哲有云：“时代犹如大河，空虚无物者浮，实学有才者沉。”好在航满君对沉浮之事，并不介怀，他真正在意的，倒是自己这块石头究竟能炼成怎样的质地——这是我最敬重他的一点。谨此为序，聊表祝福。

2012年6月8日，北京

目 录

序一 孙郁	1
序二 李静	4
辑一 画梦录	1
	3 鲁迅的人间纪念
	9 劫后传薪火
	13 或远或近的鼓声
	18 度尽劫波文心在
	22 自由思想之累
	26 一个上山,一个下山
	30 唯知音者倾听
	34 喧嚣中的沉默
	38 彼岸未达,斯人已去
	42 把人字写端正
	47 有狂气,有傲气,更有不平之气
	51 烈日灼人
	55 流放者归来
	59 向桑塔格致敬

辑二 春泥集	65
67	风雨中的“八道湾”
79	新月之蚀
88	日暮酒醒人已远
94	前辈学人有遗风
101	去看杨绛
107	先生之风
114	钱钟书的“No can do”
117	舐犊情深
120	孙犁的魅力
125	小识林文月
129	她从民国走来
132	优雅的书事

辑三 小风景	141
143	旧派人的风雅
148	译书的勾当
154	丹青引
160	书话与佳话
166	草木知己
173	新鲜的陈旧人物

	179	故纸堆与热心肠
	185	清洁的读书精神
	189	写在孙犁边上
	193	温雅的学术光亮
	197	秋水堂散墨
	201	编书匠笔记
	205	最好的读者
辑四 夜读抄	209	
	211	热爱大自然的人
	215	我看见了野菊花
	220	在孤岛上读书
	224	发现阅读的秘密
	229	会心一笑
	234	家国如梦,人生如诗
	240	远游笔记
	245	幸亏还有好文字
	250	春节书事
	254	京城访书记
后记	261	

辑一

画梦录

鲁迅的人间纪念

1956年，客居香港的曹聚仁以记者的身份回到内地。这一年，恰巧是他的朋友鲁迅去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曹聚仁在上海亲眼目睹了热闹的纪念活动。就此，他连续写了两篇文章来讲述这样一件事情，这两篇文章后来都收到他出版的著作《北行小语》中。在10月16日的《在鲁迅的墓前》一文中，他写道：上海为了纪念鲁迅将鲁迅先生的墓迁到上海的虹口公园以便人们参观，迁墓之日场面十分隆重。与此同时，曹聚仁还特意收集了数百篇纪念鲁迅的文章，他专门拿出沈尹默的文章进行了一番议论，言其毕竟是“耳闻之徒所能写的”。尽管言语中有讽刺的意味，但还是相当客气的。不过，到了10月29日，他又写了一篇文章《纪念鲁迅的日子》，这一篇文章似乎有些对整个纪念活动进行全面论述的味道，但这一次，他的态度是明显的：“鲁迅的神话化和庸俗化的笑话，那是随处可见的。”他列举了不少纪念活动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一位负责人申请将鲁迅墓改为鲁迅陵，而另一个让他有些愤怒的是关于纪念鲁迅的文字，“纪念鲁迅的文字，实在使记者看得有些厌烦了。有的，简直不知所云”。

也是在这一年，曹聚仁在香港世界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鲁迅评传》。想来，这也是他专门为了赶在纪念鲁迅先生去世二十周年这样一个日子。不过，他想写作一部关于鲁迅传记作品的想法由来已久，他甚至曾告诉一位朋友，他

到香港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鲁迅的传记。因为在他看来，当时关于鲁迅的描述大多不值一提，他所谓的不值一提就是要么过分的丑化，要么没有事实的根据，要么将其神化。在此之前，为了写好这部传记，曹聚仁甚至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先后编撰出版了《鲁迅年谱》和《鲁迅手册》两部专著。经过多年的准备，曹聚仁终于赶在鲁迅去世二十周年的日子，出版了这部精心写成的传记著作。他是想要还原一个历史真实的鲁迅，因而，在这著作的开篇，他就写到1933年自己与鲁迅的一次会面。那天夜晚，鲁迅到曹聚仁家做客，吃完晚餐后两人谈兴甚浓，鲁迅看到书架上放了大量他自己的著作和相关资料，便问曹聚仁收集他的资料是否要为其写一部传记，曹聚仁回答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一个‘神’，不如写成一个‘人’的好。”

《鲁迅评传》1956年在香港出版，随后几十年中连续再版，在香港甚至海外的研究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这部著作直到1999年的4月才被引进到内地出版。对于内地鲁迅作品及研究出版的持续热潮，这倒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相隔四十三年才出版这本具有价值的鲁迅传记呢？其实这并不奇怪，就是因为作者曹聚仁的写作初衷就是要将鲁迅写成一个普通的人，而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神。对于一个与鲁迅有过密切交往的研究者，曹聚仁的这个心愿基本上得到了完成。他在这部传记中以比较轻松的笔调记录了鲁迅的一生以及鲁迅的生活习性、社会交往和价值观念等，为我们更为真切地理解鲁迅提供了一个新鲜的途径。在曹聚仁的眼中，鲁迅是一个并不特别的人，他有独特的人生经历和许多有趣的生活习惯，但这些东西并不奇怪也并不与平凡人有多么大的相异之处，甚至他眼中的鲁迅，完全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高大和完美。在著作中，他甚至这样形容他所见过的晚年鲁迅的形象，“他那副鸦片烟鬼样子，那袭暗淡的长衫，十足的中国书生的外貌，谁知道他的头脑，却是最冷静，受过现代思想的洗礼的”。这是一个有趣而大胆的描述，但是稍微了解鲁迅先生晚年具体情况的人都会承认这样一个刻画。鲁迅去世的时候，体重仅仅三十七公斤，而曹聚仁在这本著作中《日常生活》一章中写道，鲁迅先生喜欢抽烟，往往是烟不离

手，甚至一边和客人谈笑风生，一边烟雾弥漫。鲁迅大约每天吸烟多达五十多根。

如果了解这样一个背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准确却稍微有些刻薄的描述。但一经曹聚仁的手笔写出，我们对于这个鲁迅感到亲切甚至感到很可爱，觉得鲁迅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诸如他在书中写到鲁迅一次和他的弟子孙伏园到陕西去讲学，一个月得了三百元的酬金，于是鲁迅就和孙伏园商量：“我们只要够旅费，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后来，当鲁迅知道陕西的易俗社经费很紧张，就决定将这钱捐出去。西北大学的工友照顾他们非常的周到，鲁迅也决定多给他们点酬劳，但其中一位朋友不赞成这样做，鲁迅当着朋友的面什么也不说，退而对孙伏园讲：“我顶不赞成他说的‘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的话，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从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出鲁迅在精神上的高洁，在胸怀上的宽广以及在世故人情上的练达。但曹聚仁没有任何的渲染和夸饰，用这样的一件小事情就写得活灵活现。对于鲁迅的评价，曹聚仁也是尽量地保持客观和平和，他借用鲁迅对于胡适、陈独秀和刘半农等人评价的比喻来评价鲁迅，我认为也是颇为恰当、形象和准确的：“我以为他是坐在坦克里作战的，他先要保护起自己来，再用猛烈的火力作战，它爬得很慢，但是压力很重。”

这样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曹聚仁在《北行小语》一书中对于那些纪念鲁迅的方式和文章的不满了。因为他所读到的那些文字中的鲁迅先生，与他所接触和认识的鲁迅实在隔膜得很。这是在1956年，但不幸的是在随后内地的岁月里，对于鲁迅的阐释和纪念越来越离谱，越来越朝向“神”的偶像发展。在“文革”中，鲁迅甚至成了和毛泽东一起唯一可以供人们阅读和膜拜的伟人。学者谢泳在《鲁迅研究之谜》中，曾经发出这样的疑问，就是为什么继承鲁迅精神的人和违背鲁迅精神的人都在使用鲁迅作为他的精神资源：“‘文革’时期鲁迅的书是他同时代作家中唯一没有被禁的，也就是说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是读着鲁迅的书长大的，可为什么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战士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学生打死老师的事几乎天天都